

王雲五主編

人人文庫

特

號

南雷文定

黃宗羲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黃宗羲撰

南雷文定

前集
後集
三集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南雷文案序

吾師黃先生。非欲以文見者也。然梁竊引孔子之言曰。文不在茲乎。是文卽道也。孟子旣沒。文與道裂。而爲二。趙宋以來。閒有合之者。然或以道兼文。或以文兼道。求其卓卓皆可名世者。指亦不屢屈也。而先生起於文衰道喪之餘。能使二者煥然復歸於一。則雖謂先生竟以文見可也。歲戊午。梁謀刻先生之文。以惠當世。嘗出一言。募之同人。而先生之門多貧士。越二年始有應者。乃相率而請諸先生。先生手選其所作十之二三。曰南雷文案。授萬子斯大。爲之校讐。斯大謂梁曰。集例有序。斯序恐當屬子矣。梁念侯芭李漢。尙賴子雲退之以傳。而不足以傳子雲退之。小子何人。乃能荷茲大任乎。固讓不敢。已又念三百年來。作者林立。先生實集其大成。而淺見小夫。自坐井底。挾冊兔園者。不知其文章之醇肆。蜚聲藝苑者。不知其理學之淵源。使斯集出。而天下指先生爲一時之文士。則吾輩弟子之罪大矣。因與斯大舉有明一代之文。與先生之文。而私論之曰。金華之學。有其博瞻。而無其精深。甯海之氣。有其浩蕩。而無其沈摯。姚江之識。有其高超。而無其典實。吉水之養。有其蘊藉。而無其風華。玉峯之神。有其簡潔。而無其雄厚。毘陵之才。有其快利。而無其堅凝。而要之原本於六經。取材於百氏。浩浩乎其胸中。而落落乎其筆端。固濂洛韓歐所不能兼也。斯大曰。如子言。毋乃徒以文見先生乎。梁曰。非也。昔者子貢之於夫子。有文章可聞。言性與天道不可聞之說。先儒謂其悟後始有斯語。而愚獨以爲是終多識之見。夫三代而下。或有不宣性道。

之文章矣。甯夫子之文章。而有不言性與天道者乎。不知文卽爲道。而謂道在文章之外者。非鄙陋之儒。欲自掩其短。則浮華之士。未能一窺其奧也。善讀先生之文者。甯如是乎。斯大曰。然則子盍書之。以告天下之讀南雷文案者。梁唯唯。遂書之。康熙庚申孟秋之月。門人鄭梁百拜謹序。

序

文也者。所以載夫道者也。故離道不可以言文。自叔孫氏有三不朽之說。以爲太上不可企。不得已而思其次。其立功乎。又不得已而思其次。其立言乎。於是德業文章。判然爲二操觚之家。矜才銜能。究其人品學術。多有不可問者。無惑乎藻績日新。菁華日竭。風雲月露。一往澆漓。修詞立誠之謂何。顧等於玩物喪志之爲也。梨洲黃先生之於文。則不然。先生英敏夙成。爲忠端公主器。成童之歲。卽能尋父仇於朝。而以孝子之名動天聽。厥後從學蕺山。爲其高第弟子。於心性體用。多所發明。一時學者矜式。比於河汾之盛。況生當易代。變故疊更。其所以煅鍊於兵革。震撼於風濤。搶呼迫促。於淪亡崩墜之交者。不知歷幾年歲。而卒能蠶食自堅。辭榮高蹈。爲古今完人。又何有於比事屬辭。超勝流輩。爲足增重哉。雖然。古今任道之人。何必非古今能文之人。特以其所重者。在彼不在此耳。今觀先生之文。有褒譏予奪。微顯闡幽者。一聖賢中正之矩也。有痛哭流涕。感動激發者。一忠孝旁薄之氣也。有研析精微。發揮揮宏鉅者。一窮理盡性彰教辨治之本也。若其力厚思深。包舉萬有。海涵地負。睥睨千秋。要皆有實際可循。而非徒工。盤脫者。所得而埒也。所謂載夫道者。非與。夫以先生門第清華。家學淵邃。前朝掌故。論正居多。勝國陽秋之寄。洵非其人莫與歸。乃不爲金馬石渠。而甯爲名山石室。於是盡汰其等身之著。而約存若干首。彙爲一編。名曰文定。噫。先生於此。其殆有以傳既往。而示來茲乎。治荆不材。雖以銅墨羈絆。未得往廁門牆。然讀其書。見其

南雷文定序

二

人不勝私淑之慕。乃從先生之嗣君直方。請而梓之。因記數言於此。康熙戊辰一陽月。武密後學靳治荆拜纂。

凡例四則

鄙作已刻者。有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皆門人分刻。一時脫稿。未經持擇。今毫又及之。東岱不吝鉤除。其不必存者。三分之一。丁敬禮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陸士龍謂其兄曰。可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鉤除。差易爲功力。竊取此意。名曰文定。

歐陽公晚年。於平生之文。多所改竄。太夫人呵之曰。汝畏先生耶。公答曰。非畏先生。畏後生耳。余於舊本。閒有改削者。非敢比歐陽。而畏後生之意。則同也。

余多敘事之文。嘗讀姚牧菴元明善集。宋元之興廢。有史書所未詳者。於此可考見。然牧菴明善。皆在廊廟。所載多戰功。余草野窮民。不得名公鉅卿之事以述之。所載多亡國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於史氏之缺文一也。

文章行世。從來有批評而無圈點。自正宗軌範肇其端。相沿以至荆川文編。鹿門大家。一篇之中。其精神筋骨所在。點出以便讀者。非以爲優劣也。此後施之字句之間。如孫文融之史漢。波決瀾倒矣。林庸齋曰。從上諸吟家。詩有自選。無求選於人者。今人不自信。而以此質於人。誤矣。故余不自揣。亦手爲點定。不以煩於吾友也。餘姚黃宗義識。

南雷文定前集目錄

卷一

明文案序上

明文案序下

高元發三稿類存序

後輩碧軒詩序

明州香山寺志序

庚戌集自序

縮齋文集序

丹山圖咏序

學禮質疑序

萬履安先生詩序

張心友詩序

謝皋羽年譜避錄注序

張仁菴古本大學說序

留別海昌同學序

壽李杲堂五十序

卷二……………一九

天一閣藏書記

餘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記

萬里尋兄記

阿育王寺舍利記

過雲木冰記

念祖堂記

卷三……………二九

答錢牧齋先生流變三疊問

答劉伯繩問律呂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答劉伯宗朱子壺說問

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答范國雯問喻春山律歷

卷四……………四九

答萬充宗質疑書

答萬充宗鄉射侯制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答萬充宗論格物書

答鄭禹梅修家譜雜問

復無錫秦燈巖書

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

卷五……………六七

瑞巖萬公神道碑

按察使六桐葉公改葬墓誌銘

吏部尙書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左副都御史忠介施公神道碑銘

巡撫僉都御史留仙馮公神道碑銘

巡撫右副都御史元若高公墓誌銘

卷六……………八七

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

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誌銘

庶吉士韋菴魯先生墓誌銘

萬悔菴先生墓誌銘

陸文虎先生墓誌銘

劉瑞常先生墓誌銘

次公董公墓誌銘

卷七……………一〇五

朱康流先生墓誌銘

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汪魏美先生墓誌銘

王仲樞墓表

談孺木墓表

張元帖先生墓誌銘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

卷八

萬充宗墓誌銘

陸周明墓誌銘

進士心友張君墓誌銘

王征南墓誌銘

前鄉進士澤望黃君墳誌

陳母沈孺人墓誌銘

唐烈婦墓誌銘

王孝女碑

卷九……………一三九

移史館熊公兩殷行狀

移史館吏部左侍郎章格菴先生行狀

移史館先妣太夫人事略

卷十……………一五一

周雲淵先生傳

張景岳傳

明司馬張若張公傳

黃醒泉府君傳

蔣氏三世傳

張南垣傳

柳敬亭傳

李因傳

卷十一……………一六七

書神宗皇后事

四明山九題考

讀葬書問對

化安寺緣起

辯野史

祭萬悔菴文

避地賦

雁來紅賦

海市賦

南雷文定前集卷一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明文案序上乙卯

某自戊申以來，卽爲明文之選。中間作輟不一，然於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至乙卯七月，文案成，得二百七卷，而嘆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嘒嘒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槃已墜，邾莒不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人，爲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柳，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園，尙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柳、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柳、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敘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閒或闌入，較之宋景濂尙不能及。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代古文之選，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鑒、元文類爲最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粹掇菁擷華，亦選之鼓吹。文鑒主於政事，意不在文，故題有關係，而文不稱者，皆所不遺。文類則蘇天爵未成之書也。碑版連牘，刪削有待。若以文案與四選